



雅山先生文集

一之二

〇

~ 16
1533
2



和16
1533
卷2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一目錄

賦

倭賦

大獵賦

并序

感秋賦

鼻疾賦

齒落賦

湯婆賦

闕

眼鏡賦

闕

扇賦

武野草賦

大雅草頌

雅頌頌

商書頌

周書頌

詩頌

頌

肅頌

肅頌頌

肅頌頌

大雅頌頌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倭賦 慶長十七年作

惟吾邦之靈秀兮神聖之所挺生環以太洋海兮
 耀暘谷之明明名茲曰日本兮固自然之嘉名或
 謂君子居之兮且風俗之溥直泰伯讓而來兮少
 康之子止而不復或謂不死之國兮亦氣運之純
 清天神陟而在上兮彥歛八億餘年而崩嗣王神
 武之雄偉兮皇輿遂其東征斬長髓彥兮建都于

寧樂城羗天孫之雲仍兮宜繼繼而繩繩彼桓武
之中葉兮煙川繼于淡路爰與群卿胥宇于山州
兮左蒼龍而右白虎肇百世之帝基兮壯四塞之
天府惟民之所止兮改號曰平安闢前殿以視朝
兮正緡笏與衣冠造九重之太內兮開十二之通
門閭閻聯乎街中兮雷填填而車馬奔其繼繩真
道之執簡兮續吾王之書紀何白壁之有瑕兮權
輿乎比叡惟天天之敷榮兮見澄桃與海李逮延
天之至和兮議儀式於百官撰編神名之帳兮敬

祭祀以築壇湧倭歌之源泉兮激文章之波瀾曷
爲其管相赴宰府兮中書王賦克衰哉高山爲谷
兮春秋忽如流鳴梟嘲鳳凰兮蘭蕙化爲猶何王
道之如緹兮將絕于後昆厥武人之侈怙兮君臣
之義殆不存余生乎今之世兮寧思古之人昔難
波鬼道之相讓兮泣包貢之黎民詠梅之斯花兮
慕風諭於王仁何喬仁之爭競兮弄天位以角戲
夫目逃而淫色兮疾真濟之爲魅惟偽教之罪兮
不知其幾類竄道鏡于野州兮抱挾紙粳之意憎

基真之誑耀兮矯石子以為舍利玄昉天子紫陽
 兮被累于廣嗣夫振鐸于舟中兮指耽羅而為路
 箕伯與陽侯兮殺鯨鯢於松浦彼馬子之凶逆兮
 同謀于厥户人皆云聖兮誰知其中腑費蒼生之
 膏脂兮創闔國之梵宇况豐櫻彥之鑄大像兮白
 水真人銷而為洋且光明子之共浴兮私妖僧於
 温湯惟男女之有別兮實人倫之常也曾迷而不
 覺兮抑醉而如狂昔神功之征三韓兮崩角迎我
 天皇永作我西蕃兮獻玉帛匣玄黃自後彼以腆

支而為質兮又阿食利急以為勝嬌且夫任那自
 茲通好兮加羅以之恐懼肅慎重譯而來兮渤海
 聘問而航之及近江帝之統御兮有鼠乳之祥百
 濟請援于吾兮拒唐軍于白江艤艦相接兮旌旗
 蔽空烟燄迸發兮四戰而海水紅吾惟以小事大
 兮振古有遺唐之使舩想吾方之政刑兮効中華
 之先賢嘗觀光于彼兮乃專佞之谷隋帝曰吾王
 之族譜兮天為兄日為弟夫冥天后於麟德兮曳
 粟田之帛帶執巾于趙助教兮讀五經而通六藝

朝卿贈裘於魏萬方翰林賦詩以傳世摩詰送之
惜別離兮包信餞而稱得禮貴吉備之修釋奠兮
稽聖物而觀禮容惟座主及博士兮講學其有專
攻美大丘之遊膠庠兮覽先聖之遺風夫諸子之
配享兮施教化於無窮鳳兮麟兮惟德之與切嗚
呼千歲之下兮合符於海東方今之時兮誰其得
志于國中昔鎌子之有謀兮堂聞教於南淵其往
還之中路兮拍中大兄之肩撥入鹿之亂兮幸大
寶之不崩不騫且淡海公之撰律令兮弄巧為朴

而觚為圓冠加首履薦足兮臣象坤君象乾即尊
卑之所守兮百官有司之所職古今之異稱兮官
有大仁與大德彼長岡之學刑名兮乃法令之遺
則雖老之將至兮嘉進退之無惑惟弘仁及貞觀
兮損益沿革之格式矧吾邦之班馬兮編歷代之
實錄今其王之明暗兮其官之正曲惟國家之治
亂兮開卷而皆在自夫凡人_レ之有言兮出自乎性
情彼八雲之韻響兮發自然之妙聲雖詞近世俗
兮鬼神感而風雨驚見立田之紅葉兮五彩以錦

鮮明眺吉野之花朝兮無心而白雲橫誰入山柿
之門兮而遊憶良之林然恨彼諸兄之子兮有狼
子之心何家持之死兮屍虫流於棺衾彼在五之
姪色兮登徒可以追尋惟小町之冶容兮溱洧其
之哇淫巧艷麗之浮詞兮嗜狎媒之呻吟何其粲
女之衆夥兮再覩河間干祇兮窵閨闈之穴隙兮
通花鳥之使音乃聚塵之行兮面是人而心是禽
嗟攝姬之貞信兮蹈波浪以忽沈雲海遙塵三葉
兮墮淚以躊躇玉島之岑紀女留守而不死兮看

月而獨鼓琴實一女之難敵數男兮宜乎櫻鬢之
俱自縊之死矣靡他兮高橋女之不改志寡居以
年久兮惟額田部及它田氏表閭而復租稅兮朝
廷賜以爵位陟彼西山兮想往時之有智乃賀茂
之齋院兮賦詩以答天子惟若人之儔兮千載而
仰節義夫彈箏之新曲兮謂之延長第四既巧五
彩之繪事亦知八體之文字詢源順以和名兮遺
編奈何可乘握彤管以述事兮直迄今稱清紫源
惟良之寓言兮託物語之博士何女史之不乏人

今躡武而出大貳彼唐人之多識兮疑興能之靈
紙嵯峨淳和之二妙兮或勁筋復豐肉東亭子之
中隸兮見肥瘦之相適况其若愚之書兮鬚鬚二
王之蹤彼指揮以戰慄兮觀竒絕千道風佐理行
成及兼行兮書靡而筆吐虹加之賢聖之障子兮
巨勢氏之畫工吾之淡粉扇兮在趙宋之鉅寺寒
蘆衰葉兮鋪平遠之山水且圖海山之風景兮惟
宣和之府物聞說獺蒼蠅於數步兮惟飛龍士之
技術木鶴飛而龍床動兮曾不知黃蝶之爲金屑

將欲徃集真之島兮觀手談之清池冷暖玉而楸
局兮斯乃王子之圍碁嘗聞吾邦產如意珠兮光
潔何減和隋挾鯨魚之眼睛兮似明月之無疵又
聞音者出騰黃獸兮黃帝乘之騁馳此謂八翼之
角龍兮息万里於一時蓬萊之不遠兮望富士之
雲煙其雲霏兮高秀到千蔚藍天彼徐福之求
藥兮遂羽化而登仙或稱南紀之熊野兮祠祭兵
千年忽遇役君之化狼兮葛嶺爰始攀緣何都良
香之才俊兮絕俗而離世寧陽勝之入山兮遍體

忽生奇靈惟竹生之島兮誠神仙之所會視夫偃
仰屈伸兮孰知青牛之不渡海雖然香果來而聞
守哭兮玉投出而竹姬給浣女白而久未墮兮雲
篋開而浦嶋悔昔倭姬之崇天神兮立宗廟于伊
勢惟三種之重器兮共天地相伉儷且舉田之靈
德兮始得華字于百濟惟當時之大臣兮乃謂之
紀宿禰佐五君以延永兮人云殆乎三百歲彼藤
氏之祖兮和光于三笠逮忠仁與昭宣兮世推其
爲良弼夫指楸以爲姓兮柯葉直凌霜雪與珠王

共競先兮繁榮而芬馥及源平之迭升兮掌兵馬
以爭權鎧曹生蟻虱兮積骸爲岳血爲川臣弑君
子弑父兮嗟胡爲乎不良天序幻文而不御兮如
不知子都之妍已矣哉國無人莫知我兮良馬與
駑駘駢道之不行我知之兮未嘗聞陸地漕船焉
待宇治之枯涸兮見近湖之變蘆由彼安康之孔
醜兮既滄鹵而滅身何武烈之昌被兮戲笑而嗜
殺人吾恐奈良山之栢兮人多植而數十圍唯嫌
岩代之松兮誰能結以窺禁闈夫押勝之盜鈴邱

身首異處于江崎大津氏之習陰陽方先事而
逆知幾何黨於和氣王方忽朝衣之遺褫美清行
之議革命方庶乎見于著龜知厄年于辛酉方道
真讀簡以狐疑惟浮屠氏之感人方乃寬和之脫
敵躡安倍氏仰天文方覺星辰之易位又保憲之
曆林方辯閏月與甲子惟後世之術家方蓋其支
流餘裔昔古麻呂之不敢後諸番方能守專對之
命藤清河之死異域方路脩阻而海曼彼唐朝之
胡衡方騁駢駮而到吾方蓬萊與故國遠方感君

憶親以日西望表晉卿賜姓清村方斯大學之音
博士文選掌學習方授安房之刺史原夫遊于方
外方寂昭啗姑蘇佳境之美黑瓶常提携方哦詩
而兼寄下謂且奮然之往赴方捧宋帝以年記歸
來而上謝表方不勝慕恩之至安覺之在鍾陵方
諳五千之貝多惟我之方言方曰沙嬉曰洗和昔
思大生我國方洞山訝為虛談鑒真衣長屋之袈
裟方同普照來自南圓載之人于遼師門方即心
一而觀三及聞檀林之契監官方惠藁載義空於

歸帆既稱覺阿嗣瞻堂方世傳大日之叅拙庵吾
何爲不貳方排兩心之瞿曇仰先哲之玄訓方嘗
傍視乎老聃凡世之螿口揭面方僉云嘗醋而不
耳雖上宮之聰明方譬枝花之歸根又宅嗣之博
洽方本一體於兩門振玄關法師之唇舌方憂國
公子默不言彼流蕩而滔滔方豈知我道之淵源
亂曰噫嘻人之不知已方又何忘乎故都惟丈夫
之出處方願從天下之廣居
壬子之夏公務之暇聊握毫以賦云

此一篇賦本朝歷代之事其言廣大故不拍
年序以爲歷卷

大獵賦并序

天正十有九年歲在辛卯冬十有一月豐氏大相
國將狩於三州吉良乃普告諸侍於是乎以吉白
佳時遂往鷹犬數千頭器綱數百車士卒以萬數
也經日歸洛其行糴殆盡天下之美聚海內之善
新莊越前守新莊駿河守柘植大炊助小出播磨

守小出大和守片桐東市正長谷川右兵衛石川
備前守石川掃部助齋村左兵衛大野修理大夫
福原右馬助三上與三郎片桐主膳等之衛兵各
帶劍戟而前驅人人牽狗手手臂鷹有伊駒其脊
力絕人能臂大就鳥希有之事也見者爲之莫不注
目臂鷹者右往左往多有之是亦不常有也四足
則有麀鹿狐狸兔猪熊羆猿狼之類二足則有鳧
鷺鴻雁鳩鶉雀燕鷺鷄雉鵠鶴白鳥山雞之匹其
餘不可勝而計焉或以紅絲繫之于竹木或布錦

繡載之于車馬東自大津西迄聚樂綿綿不絕無
有罅隙而並有次序詩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
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則即今之
時乎時哉時哉其次大相國駕龍輿而手黃鷹石
田治部少輔三成增田右衛門尉長盛德善院權
僧正玄以扈從乘輿其餘之諸士各橫兵仗而後
拒其華麗誠以不可言也無少無長無貴無賤莫
不見之者歸洛之後班與禽獸於下民其數不幾
千方也古之所謂得天下者如分肉者乎國俗甚

美大相國之愛人也時有作大獵賦以諷之者其

辭曰

有貴介公子者言於真隱先生曰爾不聞大相國
之大獵乎先生曰我聞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君庖矣夫以田獵
之大也臣不敏何以得聞之乎公子曰我亦不能
一二其十而我為爾言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公子
曰維歲陽月陰蕙盛作風雪淒涼草木畢落林衡
巡山柞氏斫木於是乎以翌月之吉日相國駕車

千乘走馬下騎于田於三州之吉良列卒滿澤界
網彌岡前者牽黃後者辟蒼上有檻穿下有承槍
禽獸近於養由之百步飛鳥遊於后羿之中央旌
旗光徹雲衢不屑日月之大常劔戟氣射斗墟何
異雌雄之于將龍駕登山則王良把轡韓哀附輿
陟崔嵬而不虺隤升彼阻而馬不瘠矣於是乎屯
田車於平原會驅者於高峯奔龜鼉伐荅鼓鏗鯨
魚撞華鐘騎士雲起車乘雷同殷天動地走西馳
東先後騷亂滛滛商商上下頽頽紛紛髮鬢黃音

羅山集卷一
十一
百萬不能角其勇，聶荆數千不能制其強。吳公龍
驤尚父，鷹揚列宿，爲之醫昧。日月爲之籠光，掩兇
麟鹿射猪，脚麀擊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羔羊。登
峨峨之峻嶮，驅渺渺之原野，箭不虛發，應聲而倒。
劍不空刺，當節而挫。鷲鳥累百，鷓鴣不一。駿馬角
逐，壯犬爭逸。驍騎齊足，輕車碾轍。衆鳥無地，戢翼
群獸莫處。藏迹溪谷，爲之水溢。峯巒爲之風生，踊
玄雀，縊鳧鴨，捉白鷺，什鷓鴣，白鳥翬翬，華蟲嚶嚶。
羅鵠鳩於雲天，罔鴻雁於沙汀。鮑鮑回回，增繳相

纏風毛，雨羽灑野。蔽天走者無餘，飛者盡殫。晉婦
之裸裎也，比之不能下車。鄭叔之檀楊也，對之豈
可于田。刺哀公之徂山，慕文王之渭川，爲見風俗
之所起，欲知國郡之所緣也。於是乎將士師而歸，
洛陽道次于大津，驛地窮于近江。疆繩縮禽醜於
竹竿，束縛毛物於籠筐。快狗追塊，名鷹乘廳。錦繡
之被原野，刀鎡之含雪霜。侍衛簪花而步，御者薰
衣而行。四牡駢駢，八鸞鏘鏘。明月珠製，白霓裳。
朱旗絳天，華紋耀暘。前朱雀而後玄武，左赤熊而

右白狼肥馬闐闐太車麟麟光彩奪目轉動照人
 觀者如圍望者成群自東西自南北僂僂提携來
 服終日看之不足天下壯觀古今嚴飾也及歸聚
 樂城乃頒禽獸而普賜卒士使萬人知一鬻之肉
 一鼎之味恩德雲行惠澤雨施上居於聚樂下使
 萬人同樂以逸胸吞雲夢之八九掌握齊楚之得
 失眇視長揚踰越廣成如少昊之命司寇子產之
 知然明者則大相國之大獵乎公子之言未畢先
 生欣然而言曰詩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吉

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斯之謂歟以公子之言雖配
 周雅而莫愧焉

按天正十九年 先生僅九齡則歷年之後
 聞父老之談而賦之蓋其弱冠以前所作也

感秋賦

惟仲秋之令辰兮昏雲布而零雨霏西方之嫩人
 兮招我而白玉似炊俾僮僕荷簞笠兮泥土澆而
 不敢揮風飄飄而吹面兮露瀼瀼而濕我衣冠者

共童子兮慕曾氏之浴沂所謂伊人兮俟我於靡
乎而慰我目以典墳娛我心以歌詩既醉且既飽
燿靈暮而未歸少焉東山上兮月出而揚明輝將
迎以徃還兮庶交情之永不違

慶長年中比及弱冠所作

鼻疾賦

正保二年作

惟鼻之為狀乃天中面上之山偶金臍之蘊熱
兮寒涕流而為淵剩感頰之未止兮痂血出而朱

殷借瘍醫之運手兮屢刀圭之多端施其紅抹兮
如柳州醉敲之癩附彼粉泥兮似郢人塗堊之墁
奈何造化之戲詭兮使我嬰此苦艱昔網成之曷
貌兮添異質于巨肩况漢祖之隆準兮侔奇相於
龍顏舉天下之薰蕕兮辯同器于靈堅雖在視聽
言動之外兮能知羶焦腥朽之間既聞明德于馨
黍兮復得同心於臭蘭彼方外之香嚴童兮觀本
寂于鷓斑且導引之煦呼咽息兮扣玄牝之門關
嗚呼吾豈敢哉兮將復故而熟斲豈無山梁之雌

雉兮願學三與于文宣

齒落賦 同年作

於戲余幼童之辰兮思與常人而質不齊雖慕曼
倩之編貝兮不羨碩人之瓠犀逮乎強艾之歲兮
懸齧肉之匾匾條遺蠶蛀之罅隙兮痛齧口而似
吸醯髮鬢謝履之折兮漸覺齟齬之乖睽雖脣皮
之未亡兮真親之寒淒淒存性之鹽白如雪兮孫
楚之石手自携一紅一玄百草之霜兮含消而噴
為泥見夫樹根之離土兮恐一拔而不再觀悔富

初之齧骨兮既無益于噬臍然憎妖齧于孫壽兮
復笑齧歷於登徒之妻悼短折於温嶠兮哀浮危
于昌黎於戲余老之將至兮嘆逝水之不可以替
白石源之乾涸兮如無羊益之可以割譬諸落花
之辭柯兮奈何枯楊之生稊想五聲之成文兮聽
熒牙音之嘔斯雖曾喫紅綾餅飲方方今啜粉粥
之糝藜有時咀嚼而朵頤兮肉有腊肺而肋有雞
憐張蒼之食乳兮感歐公脣不著而所謗詆誠象
之焚其身兮悲野猪之羶蹄於戲幸余老而無塗

兮其道腴其如醬鬻若乃常樅之告李耳兮舌猶
在而如柔荑且胡僧之齧齧兮僊壁而久提撕我
常懼一家之爲烏喙兮庶幾知毒而不迷戮小大鑿
之食入兮殛老饕之飽舐銀北斗喉咽南箕嘴兮
將振木鐸以攀躋天子牛角而自齧兮君其問肥
瘦于百里奚何人之口含太公兮若世無文王終
焉礮溪

湯婆賦 闕

眼鏡賦 闕

右賦四篇正保二年冬所作也家集罹災
之後得其二篇失其二篇故今僅存其目

扇賦 慶安四年作

男靖以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爲韻頗倣吳
淑體而有諷諭戒警之所寓余何言哉然乘興
以同其所押

惟煩歎之難凌兮每扇筵之在掌欲納一滴之微
涼兮何其俛彼雲漢之廣哀夫行路之苦暘兮君

曷為獨登於瑤臺營營蠅聲相逐來兮團團蟬翼
屢舒開唯困溽暑于南州兮誰爽襟懷于西暮偶
逢把玩未捐兮僥倖舊寵猶準視伊紈伊縑及紙
兮裁制筮草之青青雖以五明而揮颺兮未有六
鷁之退聽古人用捨之行藏兮不怨天人不恨秋
月隱重山以取喻兮雪積盛夏有所求雖指揮勝
伯顏鞭兮然卷懷慕遠瓊賢子綦比竹非肩柄兮
禦寇數數徒過旬方外者不秦揚仁風兮殷勤手
中吹物又吹人最嫌桑濮之歌舞兮雜俗翬乎北

鄙盍掃盪彼滯邪兮飛廉前驅良有以若夫蘋末
土囊之口兮便面咫尺由是出合陰陽于握中兮
箕伯鳩來是奚自一擲揄將除苛酷兮何為必待
夫嘯虎願再挽舜之南薰兮夏后下軍為之輔

武野草賦

惟武野之廣莫兮屢跋涉而無疆彼行路之人兮
未知聚幾日之糧只見風光浮其際兮不辨日月
出沒之方忽當年初之萌動兮愛茵上小車之不
忙此腐朽之所依兮爭螢火之夜光想滋蔓之不

可除兮零露厭浥而灑灑速兼葭之蒼蒼兮滴滴
結焉為霜逢植物之未殺兮占雪花之掃蝗此低
頭之飢馬兮聞苦吟之寒蟄彼洞庭之水枯兮望
青土之渺茫感糜鹿之食薦兮嘉神農之所備嘗
若夫蒐苗獮狩之馳騁兮得講武于蘭場彼大司
馬之所教兮為範而愧詭遇于王良想鉏耨之往
太野兮悲獲麟之不為不祥曾恠劉竒奴之禎異
兮復哀虞美人之啼粧招王孫之遊不歸兮偶獲
杜回之躡僵且夫爾雅之所未釋兮况又陸璣之

猶遺忘觀康成之書帶兮誦老杜喚愁之章須
顧南陽之廬兮盍一矢北山之堂我今續馬上之
夢兮未嘗靈運之塘唯思歸家弄風月兮觀瀛
溪于庭墻

兼應二年四月日光途中所作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一
目錄
呈惺齋先生三篇
事跡詳見行狀
寄田玄之
答田玄之
吉田與一即諱玄之一名貞順居洛西嵯峨角倉後號素菴
書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目錄

書一

寄田玄之

答田玄之

寄田玄之

吉田與一即諱玄之一名貞順居洛西嵯峨角倉後號素菴

呈惺齋先生三篇

事跡詳見行狀

車輿籍具行狀

皇朝高士先生二篇

勉勵會好學素菴

吉田與一明齋文之二

寄田玄之

寄田玄之

寄田玄之

書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

書一

寄田玄之

日者倉猝面語久仰高風於是乎達識荆之願也
 不亦悅乎因見深衣其製度則如禮記之所記也
 昔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每出用皮篋貯之隨
 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故朱子為贊曰深衣大帶
 如今先生乃衣深衣而講儒學則所謂若非玉色
 程明道便是深衣司馬公者於先生見之矣日本

自欽明佛法初行譬如燔火不消熾燎原之炎不可
可合ヒチカク鄉邇也豈可撲滅乎悲夫惡之易也善之難也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烏乎何惡之易長也先生生
長于叔世志儒學是善之不失者乎儒之勝佛也
猶水勝火今之為儒者猶以一盂之水救一車薪
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佛之甚
者也是以至于佛火之燎原世俗之惑也不異池
中魚是亦為火災故也夫江水始出於岷山其源
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不舫楫不避風不可以涉

非惟下流多故也耶儒道之行於天下亦猶如此
乎先生若夫濫觴後世必入楚乃無底者亦有之
而已然則先生之有切于孔門亦大也河南程夫
子洛學盛行今也先生既志學矣涑水司馬氏洛
社結交今也先生既建社矣然則玉色深衣易地
皆然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弗敢服夫服者身之
表也尊卑貴賤各有等差此邦自古其法有若亡
或曰先生今衣深衣於儒可也奈人之疑何余曰
有之居吾語汝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

南越恒熱少雪雪則犬皆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
雪乃已屈原所謂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深衣於此
邦猶如蜀之日越之雪何足疑乎古人有云痴人
面前不說夢者其此之謂歟今夫深衣者儒者之
法服乎為儒服儒服何所怪也哉觀夫佛者禿其
頭也緇其服也是異類也何不疑彼而疑此乎不
疑與疑何也多也多故佛常厭儒是余所以水火
之譬作也其異類之不疑而隨之是余所以日雪
之論出也問者不言而退是為先生不可不言故

以書于此如此且又有二事請揚摧言是向者先
生專言陸氏之學陸氏之於朱子如薰蕕冰炭之
相反豈同器乎同爐乎其無極太極之論問答甚
多陸氏遂塞陸氏之問廷也朱子之答鐘也朱子
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其事詳見朱子集及經
濟文衡若夫論太極則有周子之志可也有陸氏
之志不可也古者夫子沒而千有餘歲逢掖之者
幾多獨濂溪擅興繼之美於是乎依易太傳以作
太極圖以授之程子朱子之於程子猶如孟子之

於子思陸氏却以老莊之見測之豈可也乎夫陸氏知圍碁之出于河圖而不知其之太極知無極二字出于老子書而不知其身之入于老也若又論頓悟則陸氏却當得禪錄古人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又曰禍始義皇一畫時者陸氏有之焉是則禪家所謂不立文字之意乎嗚乎何躡筌也何太早計也不經階梯而升高不踏躡者幾希不乘舟筏而到岸不沉溺者幾希是則理也陸氏豈理哉老子曰棄智莊子曰黜聰明陸氏若信之則五

十言三十二篇是非文字乎若信禪則不立文字四字何也祖師語錄何也陸氏唯不下學而為上達是豈理哉若泥文字翰墨之間而不知道則如陸氏固當夫子已曰雖多亦奚以為之先言有焉何待陸氏乎余想梭山象山亦是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者也象山似莊周朱子似孟子若使莊周一見孟子則聞道也必矣象山見朱子而其偏見遂不改然則似則似是未是者乎其夫子之道在六經解經莫粹於紫陽氏舍紫陽弗之從

而唯區區象山之是信不幾於似感歟唯是學四
書而後言道亦不晚也幸先生諒察之先生又曰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
子章句曰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是不三也謂之
二綱領可也至善屬二者云云余想不然然則謂
之一綱領可也何曰一乎人人各各皆明明德則
不及于新之已有而人無是故推而以新之而又
以使之止其至善人人物物無不有至善何限于
此一乎雖然亦屬乏何也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譬之五行信與土為空位而無正位土之於四季
無不寄也信之於四端無不有矣至善之於明德
親民亦此類乎不謂之三綱領而謂之二綱領則
猶不言五行五常而言四行四常也可乎不可乎
先生思之朱子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
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了又只看正
經了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
用矣其於餘經亦如之與夫象山頓悟不可同日
而語也唯望先生折衷之以興儒學則同志之者

甚多乎然則世人知儒道之大也甚矣又見先生之濫觴于洙水之源不亦宜乎既而余意曰儒學之自來於此邦已久矣今何為濫觴乎其洙泗之水遂無入楚無底者則古亦濫觴今亦濫觴何有所問言乎今也當于先生之儒服之服也儒學之講也則佛火猶未熾而世人亦不加薪者蓋有之矣是豈非有功于儒門者乎如是而後先生益固則始之怪蜀日驚越雪者終而翕然隨以定也不遠矣先生圖之窺便而漫呈一書不識先生謂何

耶楮面有限餘期再會維時李春氣候不齊為道為學万万自愛不宣

慶長九年李春朔日

林信勝

按先生弱冠聲名籍甚聞惺窩翁為一時儒宗欲見之然未得紹介偶逢田玄之彼既出入惺窩之門先生寄此書於玄之欲使惺窩見之故書式禮備既達而惺窩代玄之有答書載在彼集

荅田玄之

得示諭已來瞻望倍常以余心之思先生知先生
懸之於余也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
也永以為好也余向者猥啓于先生是即木瓜之
投乎今也先生之示諭是即瓊瑤之報乎以為好
乎不以為好乎是未知之夫好者莫若朋友朋友
之事示諭已詳余其何言雖然粗舉之禮記所謂
同方同術者公羊所書同門同志者丁丁嚶嚶周
詩之所歌也切切惓惓魯論之所記也烏虺交道

之來也久矣哉若先生之於交道則不諂乎不瀆乎
臭如蘭乎淡如水乎為久而敬之之晏子乎為車
馬輕裘共敝之之子路乎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
之之子夏乎為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之子
張乎永以為好乎且又學于輿子桑果飯之事乎
慕羊角哀左伯桃并衣之行乎思王貢之彈冠蕭
朱之結綬陳雷之膠漆范張之設饌岳湛之連壁
之流耶未以為好乎若又儆王丹之戒朱穆之論
劉峻之言而却絕之息之歟不以為好乎先生若

今起此棄如土之道則與夫面朋面友凶終隙末
之輩豈啻天冠地履而已哉永以為好者也乎傳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夫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至矣盡矣
今若有先生心學之德廣所及于余者則非立人
達人之謂乎先生者先覺也後學者必倣先覺之
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無先覺之使其知其所不知能其所不能則其倥
侷顛蒙誰能解之乎示諭許余以不可謂無友故

余言及于此雖然先生解余之蒙則必矣嗚呼益
于余也余不能輔先生之仁則必矣嗚呼損于先
生也若則謂之損者而拒余則愛之理何在哉謂
之無友不如已者而不容余則立達之謂亦何在
哉唯其先生學而時習之而不已則朋自遠方來
者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然則說乎
樂乎在于邇君子乎亦不遠也示諭為言朋友之
道故余亦始終言之耳庶幾先生三復木瓜是所
望於先生也其所望者何永以為好也乎夫是其

所望之所望而已不宣

慶長九年三月十四日

林信勝

是月十二日玄之答書至其書中有朋友交際之事故先生再投此書玄之無答

寄田玄之

勝之得見於足下也從春昌氏其後二面呈書或報或不後來音容兩渺不審台候如何於是乎又因春昌獻問書於足下如左

陸子靜唯以仁為人心倪氏以為泥着孟子之詞而不知心之德而愛之理也子靜又教人以澄坐後為義外之工夫薛氏以為如此而后不可不流于禪也子靜又讀論語至孝弟章曰夫為人既已孝弟則何說犯上醫問以為簡畧之病也故學者不可不周密精詳也足下素好陸氏此三人之議論子靜也為何如哉前足下謂朱陸不異人見其異不見其同夫學豈非為辯析同異者乎若不然則古人謂之鶻圖吞棗鮮知其味也今謂朱陸相

同者以高遠為道人欲為公之錯蓋有之矣若令
子靜見大意則眼看高遠志走空虛是與老佛何
異若令子靜著衣喫飯以悟道則寒欲衣飢渴欲
飲食桀紂之心亦然是與非法服不服嗟來不食
何同故曰赴高遠以為道認人欲以為公之錯有
焉然則謂朱陸不異者與孔墨相用者何異於乎
孔墨其果相同乎哉○禪人謂勝曰朱子自禪學
得儒道故朱子嘗問道於延平也其篋中所攜孟
子數冊大慧語錄一部而已然其排釋氏是豈非

有途蒙射羿之罪者耶勝對曰吁夫惟自孟軻氏
沒我道不傳崛起於千載之下超越於千古之上
者有光風霽月之周子焉而得其傳者有瑞日祥
雲之太夫子焉有經天緯地之小夫子焉而兼其
緒者有天資聰明之楊龜山焉而傳其宗者有春
風發物之羅豫章焉而受其學者有冰壺秋月之
李延平焉而接其統者有景星慶雲之朱夫子者
出焉而繼往聖之絕學集諸儒之大成於是我道
粲然復明於天下故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蓋

道統之傳如此昭昭矣何曰自禪而得之乎其爲
誕妄不言而可知也且橫渠從釋氏升程堂而改
其過上蔡自禪林入程門以知其非由是觀之縱
雖曰朱子嘗學禪何害於其人也勝想禪人之徒
倚賴朱子而附會而言之耳韓愈不云乎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勝於朱子亦云或又問曰若然則程朱語
錄多用禪話何也曰考亭之言曰此但俚俗之常
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專之

也若又借吾之言而文彼之陋則彼固逢蒙之流
亞耶勝之此答不識何如請圖之○張子厚之爲
入也邵堯夫之爲入也孰愈正蒙之爲書也皇極
經世之爲書也孰愈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太極之中本有陰陽陰陽之
中亦未嘗不有太極五常理也五行氣也亦然是以
或有理氣不可分之論勝雖知其戾朱子之意
而或強言之不知足下以爲如何○鬼神之事自
程朱已下陳淳性理字義及性理大全書論之詳

焉而如彭生之豕見于齊侯也良霄之厲厭於鄭
人也之類誠若有是則頗有似于佛氏生死輪回
之說乎程子謂伯有爲厲則是一種道理雖然蓋
下愚庸庸之者所以淪胥而陷溺於佛氏者以此
耶謂之畏生死然則學者不可不知理也
或問程堂坐春伊川門室之謂勝答曰初伯叔隨
太中於漢川入一僧寺明道門右伊川門左是足
證焉勝嘗下一轉語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
日之日也未知足下之意如何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所謂學者學箇
是習者習箇是說者說箇是習之之者之箇是足
下試舉勝着孟子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
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
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
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此爲不利大矣孟子傳
子思之業者也而其及見魏侯瑩瑩問曰將何以
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
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士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

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其言似相反而不相反歟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其言似相反歟孟子之戒惠王者以利欲之利乎子思之所告孟子者以利貞之利乎利欲害義故孟子告君也以後利矣利貞行仁故子思牧民也以先利矣如此而後子思孟子之意不相反歟然則利之一字不可不詳也如此支

聖人有大小優劣乎果無之乎周公之作無逸也

上自商高宗下迄周文王而不言湯武者蓋有意乎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民到于今稱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故石曼卿爲詩曰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亦此意也然則孔子輕於湯武重於夷齊乎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又云武王步自周于征伐商是雖董南之筆不能軼也然則黃生所謂冠履君臣之論亦以不可廢乎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雖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由此言之

蓋其惟時乎堯舜得授讓之時湯武逢戰伐之時
 者也耶然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季子之所觀亦然於武則有不滿之
 意也孔子謂太伯文王至德而不及武王繇是觀
 之聖人有優劣乎然孟子謂武王誅一夫紂未聞
 弑君也然則堯舜湯武之為聖也同道矣揖遜之
 時干戈之日易地而然故曰聖人有大小優劣乎
 果無之乎

史記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

善人非耶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
 意窺測如曰顏何為夭跖何為壽皆指一人計較
 天理非知天也勝想申包胥所謂人衆者勝天天
 定亦能破人跖生橫行於天下非人勝天哉跖死
 流臭於萬年非天破人哉夷齊顏子之窮豈尤天
 哉或曰鄒氏之降霜孝婦之致旱蓋天非為一人
 感者耶是亦為恠妄乎嗚呼天何不為夷齊感也
 勝有所避不敢對足下以為如何○史記載有娥
 氏之女簡狄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

吞之因孕生契是為殷契又載有郤氏之女姜原
期而生棄是為周后穆毛公之傳詩生民玄鳥也
只言祀郊禘之事其義昭然及鄭氏箋詩引史記
巨迹乙卯之事而當之容齋曰此二端之恠妄先
賢辭而闢之多矣夫適野而見巨迹將走避之不
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
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
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不待辯而
明矣陳氏月令說亦曰生民玄鳥詩鄭註履巨迹

吞燕卵之事皆恠妄不經削之可也而至朱子作
詩集傳本於史記據於鄭氏以引用此二事而又
舉張蘓之言云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有人也
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
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
其生也或異麟之生異於犬羊龍之生異於魚鱉
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
哉斯言得之矣勝以造化觀之則張蘇之言固有
其理也若以人事觀之則容齋之論亦非無其謂

也

蔡沈盡廢書序然胡氏之傳春秋也按書序者用湯伐三股俘厥寶玉證齊人來歸衛俘也用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論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也若胡氏之說則此二事可證論春秋經則書序亦似不可盡廢

禮記孔子曰吾聞諸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子然則聃蓋知禮者耶而其之作五千言也曰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然則所謂禮者

如此而已乎而謂孔子問之可乎或曰有兩老聃或曰非也書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者自是天理之當然而為之節文人事之所為而為之儀則不可一日無此禮也亦明矣噫孰謂李氏之子知禮乎不知禮者乃是天秩也道德仁義事君事父非禮不成老子何曰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哉或曰禮運大同章之所云如何勝對曰陳氏云禮者道德之衰忠信之薄乃老莊之說非先王之格言也蓋謂此

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謂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為心其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雖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動息則靜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程子以為弼不見道而妄注釋故其傳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是斥弼也邵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伯溫曰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謂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世儒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嗚呼天地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者也聖人之心亦若然蓋是并程子與王氏而議之朱子本義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

見在入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發息而復
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
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
味方淡大音聲正布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
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邵子此詩蓋指所謂動靜
之間而言也夫朱子之於易也得邵子之傳矣而
於是既言程子詳論則程子天地以生物為心者
是伯溫之所議者非耶於是又引邵子復卦詩則
伯溫動靜之間見天地之心者是程子之所論者

非耶或曰靜或動或動靜之間衆說擾擾多歧亡
羊朱子又并用程邵之言則所謂天地之心果何
以見足下居一於此

春秋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穀梁謂克能
也能殺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
稱弟不稱公子賤段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
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公羊謂克之
者何殺之也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
又大鄭伯之惡也左氏謂段不弟故不稱弟得僞

曰克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蘇氏以爲
若左氏有取焉洪氏以爲鄭莊公怨王誓毋可謂
亂臣賊子公羊所云大鄭伯之惡有取焉胡氏謂
不稱國命將帥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
路人也于鄆操之爲己威定矣於乎二傳紛紜胡傳
又解之未知何執夫以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
視之則鄭伯之罪明白可舉矣使居京曷若封於
有庠克于鄆曷若致辟于商出奔共曷若囚于鄆

鄰鄭之志曷若舜之與周公之志由是觀之鄭伯
固有罪矣然穀梁之甚之公羊之惡之左氏之譏
之胡氏之罪之皆在莊公也未知四傳之旨得聖
人之意者爲何哉於乎春秋之意聖人之志果不
可見乎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仄聞有惺齋肅一焉足下時時受其人之教授豈
乎足下學問之有功也孰不羨哉孟軻氏曰有私
淑艾者勝雖不敏常以此言而庶幾也請一見清

容而聽玉音也其人雖威重有來者不拒之意則
勝之幸也足下亦雖奈何為之左右之先容則又
勝之幸也僉曰惺齋者學者之山斗也孰不仰止
故不任瞻戀之至為言之耳件件書石奉問唯愧
取笑於旁觀狀若可采者或有焉則庶視於惺齋
而賜其示諭則復勝之幸也烏乎雖整徂徠之松
以為煤竭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盡記勝之感也
是以暫此格筆

慶長九年孟夏中旬

雒下林信勝

此書達而無咎今茲八月 先生初見惺窩
而師友之交情日厚

呈惺窩先生 慶長十一年作

昔仲尼之佛肝召之欲往也子路疑焉其又公山
氏之也子路亦疑焉不知為東周之不為匏瓜
之有意于茲也故以仲由之賢而猶未能免有其
疑而矧於不為仲由者乎然則聖人之出處其難
測乎哉此南紀之行也亦然乎吾儕其未能無有

疑于始而後有無所疑于今佛肸公山皆畔者也
而往而矧於不為佛肸公山者乎南紀之行也不
亦宜乎子路吾之所畏也而疑之而矧於不為子
路者乎吾儕之疑也不亦宜乎吾見仲尼之告由
也以往而所以有為而後仲由或莫所疑是所以
吾之始疑而終不疑者也吾於是乎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古者文王之化之南也繫諸周召此為周
南召南今夫子之道之南也豈惟一邦一世之教
哉抑又萬國萬代之教也是不可不喜之夫子至

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未有委國而用之者欲見之
則良心也不克由之則私欲也吾有望于是邦之
太守也是不可不懼之吾喜且懼盍其如此當此
時請述吾言吾儕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章唯願
夫子發歸歎之歎也順知侍否以傳一語龜三澄
弟共獻一語鳴乎南山之竹不足為吾儕離索之
懷伏惟尊照頓首再拜

呈惺窩先生 慶長十二年作

三清來詳承尊候佳勝起居和平為慰萬萬拜

以來無終食之間不思於光靈而矧於今也哉始
余之心有虞於國家有待於君上今則已矣八刻
遲矣自悔自咲余若禦人以口給則有辭矣必曰
隱忍之如此待期之如此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亦必曰有道則不共與易也公之見人心若見肺
肝然必曰疾夫佞者無情者何能盡其辭乎余之
自悔自咲而因循姑息者亦有罪於天地之間耶
先聞之月也發府往于江戶如咸陽人或客舍并
州及渡桑乾而指并州以為故鄉也并州非彼之

故也駿府亦豈余之故哉歸自江戶又留滯于此
拘絆至今豈云異夫犬羊賈生之云余亦云之普
率之間皆官事也余獨勞于此何也君上清明何
為獨勞哉豈翅余而已哉通國皆然衛有簡兮之
詩人魯有免於刑戮之南容是亦不可不思焉時
偶回頭見如拳如火如綿之雲當此蘊蘊蟲蟲如
焚如蒸之時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
悲哉僧奉忠詩不亦宜乎然其之出岫也淵明之
歸去高哉其之飛于太行也狄公之孝美哉見雲

而有感以此然又為不義之富貴者為枕席之夢
者為讒譖之蔽主明者為私欲之塞本心者亦多
見雲而有戒有恐以此余之未歸愧于淵明父母
在洛愧于狄公見雲而內顧以此頃朝鮮國主李
暉使呂祐吉慶暹下好寬齋書及方物來拜于
幕下其之載采采師食者及浮屠相共謀之其事
亦可知耳公之亮察亦不外是先是聞有紀州之
行不識何日至洛否龜三寄短柬亦言公之平安
於是又得三清而相語知公之猶在紀而未歸家

塾耳今也愚書獻之比至于洛若會公歸則第澄
直可呈之若未則想待紀便以達乎前日在江戶
也與賀古數日相話言十事則八九為公之事而
不能措矣余今于此營室宅十數日之交終土木
之功乎鵲不容鳩鳩自結巢其拙亦可知耳公以
余言為何如綢繆牖戶其成在近然則必可旋洛
欲言之事情憤悱悱非終日侍側之時豈能展曼
乙哉腐紙秃筆非所罄其言而知於無窮之意乎
余祇恐退而不進失而不及公亦宜為之不慳教

而化之步筆惘然益增悚息頓首再拜

呈惺窩先生 并歌 慶長十六年作

前頃僕之將出京也賜一絕清詩有江淹夢筆感
天工之句蓋謙詞而微婉也厥夕宿近江水口因
書拙和以呈之是行也倉皇遂不得一拜別去後
數日忽悔恨擾亂如此快悵快悵道塗奔波至于
茲而后三二面借便以傳卑言未審達諸左右否
日來尊履何似府內無異事想京師復如昔日然
及門侍側之徒日親者惡聲不入者得其人焉爾

乎僕初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矧今又離散分處于
茲乎自覺入于功利歟走于飛鉗乎可愧可懼然
府內芸香樓掌其管鑰衛宇滿篋信手而披幸見
未見之書若遊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紅紫皆春
也若入波斯寶肆而左右璨璫光華眩眼也若提
干將按湛盧而斷蛟刺犀不血刃也若駕飛黃駮
乘旦而追電逐風瞬息万里也勿以爲夸侈惟幸
簡帙散漫看之不足登斯樓也則有志歸而不知
日之將入也我 主君之惠而又僕之一得也

不亦幸乎昔賀茂役公敏悟博學入葛木山山者
神仙之窟宅也久居岩穴而躡金峰吾邦靈區足
跡殆徧或曰浮海而赴唐國小野諫議篁徒億伎
洲也渡口郵船波頭謫處環八十島漁父共居簪
子與遊歌詠傳於無窮都良香著作郎者管右相
之藍水也其歌詩贈多人一旦拋冠入大峰山
窟或曰年度百餘歲而去斯三士者游觀廣覽而
有仙風道骨者耶后世之人皆仰慕之僕奴也育
於編戶長於窮巷僻在蓬茨之下不識槐楓之宸

如瓦塊之愧珠璧似枯木之恐梅柳且氣質朴魯
識量狹隘鬱鬱如醒何爲其然哉肌膚索澤形容
瘦薄遇暑則將暍逢風而且噓飲食失時則胸腹
否塞前後有澁二豎二彭或出或逃是以囊不釋
藥庶乎舊病良已豈望仙風道骨哉僕童而西征
涉海陟陸數十日到肥州寓居出牖則大洋也其
所經歷明石之灘赤間之潮蘆屋之嶮松浦之波
也其在鄉居家則父叔戒僕讀書幼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也而今也紛如者何哉弱冠

看程朱諸儒書始知有性理之學於晨乎僕生而
二十有一年得見先生聽其議論浴其濡澤而后
以為吾邦之道德文章皆在此矣其明年拜吾
主君于京城就赴武之江戸渺渺無垠杳不見山
不知其幾蒼莽乃武藏野也其所往還有天龍大
井之奔流有箱根山之曲折方今在駿而朝朝暮
暮仰看富士山與雲不齊僕何其幸哉東西之遠
遊既如此矣於水則見大洋之漫漫於河則見巨
川之深而急於野則見武藏野之平遠於山則見

富士峯之秀出於書則見芸樓數百千本於人則
見先生不亦快乎雖然僕今年二十有九以平日
所習欲語人如屠龍之手若越人之章甫似莊嶽
之楚語當此之時匠石不能成斤風伯牙何由奏
流水已矣哉僉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曰然乎握
槩對弈矣曰賢乎已乎善俳詭矣曰詞章杜口乎
說關東鴻寶矣律令可以廢乎看東鑑矣曰書紀
實錄今安在哉講鞞畧矣曰四書六經東而閣乎
同流合污而以和為口實也豈謂學柳下惠哉今

之吾非昔之吾而猶夫人也豈謂慕遠伯玉哉氣
已衰矣文亦寡然所謂夢筆而才盡於僕固當矣
來詩之託意亦深哉然舌以至柔而永存木自不
朽以不伐遊方之外者之所為也向三士者識之
耶抑又不識之耶僕不足望三士之萬一然所願
學聖賢也簡兮之詩人莞爾之漁父蓋其賢而歌
歟古之人有沉晦而愚焉有一國失日則亦辭以
醉而不知焉此又不易學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
也方今以若所為曰不為鄉原猶操網罟而入江

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僕見
聖賢之書有此意而所不敢忍也然養親之志友
悌之義無如之何至于如此人僉以為謂僕何耶
先生若有不罪僕則請賜一封之溫語何歡加旃
先生嘗勸僕以倭歌謂我風俗豈無意哉僕不有
家傳不由師授然思鄭北海奴婢相詰以詩而不
忘也於其乎夷曲一首号駿河風若非介葛盧之
耳誰得聽斯如會獸之語乎野詩五首亦如之聊
書尾未備于笑具庶幾莫被吾世人也再拜謹言

伊甸泥豫登伊和宇顧顧路越須屢餓奈屢不死
廻句湏利越茂登米麻久補志

先生贈惺窩書以上三篇載在舊稿昔嚴侍
之時從容白曰惺窩集多有贈答先生之手
簡然先生集不見所投酬者何哉乃答曰少
壯之時所作之詩文尺牘無副藁者匪啻是
而已云云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終

